

書經集註

四

559
4



明仁12
599
卷4



書經集註卷之四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誥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後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

森鴻次郎氏等贈

光緒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入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短音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罔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公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慮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月亡吾乃亡耳故

民因以日見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格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許備臣名。奚仲左傳註奚仲為夏之禹掌車服大夫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

以公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慈夜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去名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去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
塗泥也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
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

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
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
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
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
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
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
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
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扶立之君者懼民之殘
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

矣非下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臧武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感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

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是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去下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入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

以苗粟喻桀。以秀秣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獄名。皇甫謐云。地各在陽翟。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通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上聲而莫不各得其當。聲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是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
曰後予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者與餉者為仇也葛
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成音谷湯使亳衆
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
亳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扶又生也西夷北狄言
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

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
我后父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
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
非一日矣商禘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
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
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
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慝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善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聲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善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友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

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
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綿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
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
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
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
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
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
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

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夫溯流而源要其極而
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
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
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
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
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真

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警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音始今文無古文有 與天下更音始 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

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聲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

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施隻反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

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牲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來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祭之罪也玄牲夏尚黑未變其理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

元聖伊

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及カハヨムル賁若
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上聲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權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爾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怕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怕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入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一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一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

姓尹字也伊尹名摯音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聲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案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群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先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空早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

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二十一年十二月更音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二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音山先書十月十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
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
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
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
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
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
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
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
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

夫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
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
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
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
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禘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
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
甲禘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禘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禘告
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
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擊伊尹稱
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予
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

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嗚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
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二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拂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洛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

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
忠最為難者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
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
嘗斯須替哉。與人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
不及其處。聲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
盛。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
于有萬邦也。積累聲上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
夏失天下之易音異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
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敝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

不惟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宮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形狀曰覡。女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誹人之所惡。誹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畢

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

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比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深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聲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成有一德。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土

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

土當作上

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

師肆嗣王丕承其緒

顧常自在之也。謨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以身能左若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緒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有周有終相亦惟

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

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自旁

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二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密乃

祖攸行惟朕以懍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說文云矢括築絃處
岐而御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
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欽止見
現音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且

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
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
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
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管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裨世述

述一本為迷

經集注 卷四 二十一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祖桐宮居處克終允德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並上聲序書作懲懇勸也。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音被溺。之黨。而革其汚染。

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畫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

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
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
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精太甲
不義有若牲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

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
緒幾聲墜今其自是有求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愆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壞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火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河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君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朕承王之休無報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反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敷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

可易典音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大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出之其才固有大過入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

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
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
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
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
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益
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可易音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一，德
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生之，其才固有
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

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
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
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
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

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
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
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
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
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
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

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
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去聲，君子之道亦謂譬
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
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
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

逆音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異從於

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周以辯言亂舊政臣周以寵利居成功

邦其求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主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主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是成功已之所自

處者其記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其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方格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怠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首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

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腹音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火，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灾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音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音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自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方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不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久因推取久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胡孟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傳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預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

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他形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上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甲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聲蓋天以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

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一語其運則無一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二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